



彩莲

CAI LIAN

潘 青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.7

装帧设计：庭 春

彩 莲

潘 青

黑 龙 江 人 民 女 报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—5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5 · 插页 2 · 字数 98,000

1980 年 5 月第 1 版

198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9,400

统一书号：10093 · 311

定价：0.42 元

目 录

老 舅 哥.....	(1)
巧木匠的心.....	(13)
“木把”范家.....	(22)
林班线上.....	(44)
彩莲.....	(70)
兄弟间.....	(92)
峦河边上.....	(99)
爷爷的心愿.....	(110)
九月的山谷.....	(119)
融雪之前.....	(135)
后记.....	(154)

老 犟 哥

老姜哥是我年轻时的磕头弟兄，排行最大，我是老疙瘩。

为了接他进养老院，真是伤了不少的脑筋，可是他说啥也不肯出山。他是个认准一条道，打他几锄杠也不回头的人。不怨人们将老姜哥改口为老犟哥！

这次，我已是第三次去接他了。

出了养老院的门，大、小火车坐了一天，才算到了长青林场。一走出车门子，就象从身上脱去了一副沉重的盔甲，不再处在那昏沉沉摇荡荡的世界里了。在晴朗朗青悠悠的地里，我放开了大步。

沿着三股流并成的上河走去。八月里的森林，到了晚半天，又象早晨一样，空气湿漉漉的，河水蒸发着雾气，越走越觉得清新，爽朗。

扫尾子的原木，在河床里稀稀拉拉地飘流着。那些提着搬勾、压脚子的推河人，说说唱唱，沿上河而来，又沿下河而去。

走进了推河场，我高高地站在楞垛上，在河岸上闪动的人群中，一个个查点着我那老姜哥，却怎么也未找到。我心里不知是欢喜还是疑虑，莫非是老姜哥老得掉了队？莫非是

出了什么意外？一时间不知怎的，我倒失去了向人寻问的勇气，想起了四年前，第一次来接老姜哥时的情景。

那正是桃花水下来的时候，满河的木头，昼夜飘流。不巧，离出河场八十里路的九号闸出了毛病，憋住了足有四万米木头，急得货主、主任、工友一齐打转转。局里来了一位副局长，在现场召开了诸葛亮会议。当然，这种会议是少不了我那老姜哥的。他在水上做木头三十多个春秋，经的见的也够个活孔明了。既然他去开会不在，我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了。临行前，我想兄弟俩十多年未见面，看看窝也是好的，便来到他住的大工棚。

他住在棚里的一角。在大铺上，用一块板为自己隔了个铺头，望着铺头上仅有的薄薄的被卷，一张磨得光光的狍皮，以及墙上挂着的随身披的又脏又旧的对襟棉袄，我的心里顿时热乎乎的！不过，也自然地闪出个念头。自从林子里晴了天，多少光棍的老木把都有了老婆、孩子，温暖的家。老姜哥若是也闹上个家口，大概会比现在的生活更舒适些……

第一次没接成，事过了两年，我刚刚被提拔为养老院院长，就又决定去接他。六十开外的人了，既是孤寡一个，莫如进院享福。我第二次来到了三股流并成的上河口。

嘿，不等打听，我一眼就看到了，老姜哥正在河口的大木头堆上，跳来跳去！

他那副宽肩阔胸，腰杆子直拔拔的劲头，满面红扑扑的气色，一双结结实实的腿脚，若不是我摸了摸自己的络腮胡子，还茫然地认为是相见于十多年前了。但是，他两鬓里藏不住的银丝，和额头上浅显的皱纹，以及他那灰白了的眉宇，

将他劳动了一生的岁月，象用一支不饶人的铁笔刻上印痕；尽管如此，但我也不能不由衷地赞他一声：好棒的老家伙！

老姜哥一见了我，惊喜地愣了半晌，才狠狠地拍打着我的肩头：“哈，老疙瘩！你是打那儿钻出来的？”

我也禁不住顿脚说：“呵唷，老哥！你可把我想苦了！”

“你还不见老呵！”他细心地盯住我的额头、两鬓。

我也说：“你更不见老；可是，我到比你先进了养老院。”

他笑了笑不再回答我，就见他提着压脚子又重跑向楞垛，同大伙一起向河中推送木头，直到把这一天的到材，全推向河心为止。

满河的木头，在镜子面似的水面上，静静地向出河场流去。老姜哥这才抽身把我领到了工棚。

老姜哥说：“你先看看我这养老院。”说着，他笑嘻嘻地推开了工棚的板门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的工棚已变成了土豆窖，到处堆积着去年余下的陈土豆。

我坐在一块三张板搭成的平板床上，床的一头放着他那条薄薄的被卷和那张磨得光光的狍皮，只有那件褪了色的对襟棉袄，拆洗得干干净净，挂在墙上。

“老哥，你怎么没搬进新居？”

他笑了。原来，场工会想趁搬家的机会动员他搬进养老院。他肯么？谁不知道他的犟脾气。他不但不入养老院，反而连新居也不愿意去住，仍住自己的旧工棚。他又腾出旧棚的一角当土豆窖，半个月后，窖里装满了土豆。老姜哥以看土豆为名，就是不搬出去。工会到底顺了他的犟劲，让他看土豆，别的劳动也减轻了。但是意外得很，他立了个规矩，

凡是来领土豆，一律定到晚上。好，这一来，他白天上河，晚上看窖，反到闹了两个差事。

“我也笑起来，好一个养老院！”

“这年月，劳动人多么舒心呵！不劳动才不舒心。”他轻轻地用手摸着他的光头顶。

当的一声，一个愣小伙子踢开门进来，手提着一个白布口袋，边放在床上边说：“全取出来了，姜大爷！”

老姜哥乐颠颠地将口袋嘴一解，倒出一叠叠的贰元票面的人民币，随手拣了一捆塞在小伙子的手里。“办完了喜事，早点回来上班，别叫她拴住……”

“放心罢，姜大爷！”说着，小伙子满面春风地向门外跑去，但又突然回过头来，“姜大爷，剩下的那些就放在这么？”

“哎呀，傻小子！大爷不过把你们这些用户打发了，剩下的热乎过一宿半夜的，就还送去存上呵！”

小伙子放心地隐到门外去了。

我说：“老哥，这几年，你大概攒下不少吧？”

“还不是给大伙攒着，我要它有啥用！”

火炉里的木柈噼噼啪啪直响，锅里的大米饭也咕嘟咕嘟直叫，我给他洗着土豆，他切着自己在山上窖的狍肉。

门，吱扭扭地又响了，这回进来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娘儿们。她，头梳得光溜溜的，半截子蓝布裤褂干净利索，一双半放足脚配着雪白的袜子，嘿，这是谁家的弟妹，这么好个人！

她，一进来就抢过了老姜哥手里的菜刀，又是洗菜，又是切肉，边问：“这是那来的客(切音)？”

我连忙答话，说明了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。她吃惊地慢慢走近我，眼圈也跟着红润起来，我好不惊异！后经老姜哥一提，哦，原来她是我们磕头老二——韩二哥扔下的女人。

自从我这位韩二嫂子进门，就见老姜哥的神色大为不安，手无处放，脚也立不稳，活象被火燎了腚似的，再看他那脸色更是一红一白。我暗想，老姜哥走南闯北的多半辈子，甚么没经过，甚么没见过？这会儿怎么这样沉不住气哩？

“老兄弟！”韩二嫂将肉炖在锅里，一屁股就坐在了我的身边。又顺手从墙上摘下了那件拆洗得干干净净的旧棉袄，打自己腰中取出了块元皮的新皮领，穿针引线地就往棉袄上缝。她边缝边望着我，又边去探望老姜哥的神色。

老姜哥更是不安极了，忙搭讪地走出去。

老姜哥这一出门，韩二嫂子的话匣子可就打开了。关于韩二哥的消息，解放前一年就断了，二嫂子在山东老家死守着，三年前，她探听到了磕头老大——老姜哥，她才扑了来。把唯一的小子送进了当地中学，自己给工友们缝缝洗洗。

这几年，她吃透了老姜哥的为人品性，还就偏偏地相中了他。老姜哥呢，任凭你大媒三千六，我有一百个不字顶着。为了死去的磕头老二留下的妻、子，出力出钱，都在所不惜，也从未将她娘俩当成外人。只这件事，他又来了犟劲儿。

饭菜都摆好了，二嫂子却要走，也许是为了给我们哥俩留个说话的方便。提着满壶酒进来的老姜哥一见她要走，慌忙扯过他那口袋钱，掏出几叠递给了二嫂，二嫂却推了：“俺娘俩不缺这个！”

是的，老姜哥！她缺的不是钱，是你这个人哪！我心想。

二嫂子临去，半晌迟迟地望着我，却又不开口，她心里的一番意思，我明白。他的眼神儿清楚地对我说：老兄弟，劝劝他吧！

夜里，我们合衣倒下。月光从土豆窖的天窗透进来，明亮地照遍了屋子。我先挑起了个话头：“老哥！看样子，我这养老院你没心思进了。”

他将叼着的烟袋，从嘴边拔了开，平心静气地说：“凭我，少说还能干上二十年。这会儿，若有人说：‘老姜头！你的工作还不够劲儿。’我就给他三鞠躬。若有人说：‘你老了，该退休了。’就象有人当面扒了我的裤子，羞臊我一样……”说着，他翻过身去，语音由轻松变得沉重起来，“人，活的是口气，也活个志气，这年月不狠狠地干，还算条好汉么？”

“是呵！”我说，“可若跟韩二嫂子并了灶火门，不就更便于一条肠子地干活了么？”

老姜哥把烟袋里淡淡的火灰磕落到地上，我仿佛听到他胸腔里发出了轻轻的叹息。

他低声地告诉我，为这事，他思谋过很久，甚至梦想：他是一个年轻的木把，连一丝胡须也找不到，黑红黑红的脸膛，青得乌光光的头发，象所有的年轻人一样，遇见了一个好姑娘，她健康，她秀丽，象五、六月大甸子上的红石珠子花一样可爱，而她恰恰是“二嫂”。他们从羞涩地见面，到谈得投缘，从定亲到过日子，到生儿养女，到白发满头……永远地永远地生活在一起。

但是，每当他从这种梦中醒来，他就笑自己，骂自己。他想，我的年岁这么大了，她应该找个年貌相当的人，过幸

福的日子。要按二嫂的意思办，她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幸福呢？再说，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人呢？

他本不愿谈这些，也许是因为喝了两盅酒。

我直劝了小半宿，后来，不知他是睡着了，还是默默地听着我的相劝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决定往回返了，就信口说出：“大概，我这养老院你是没心肠进了。”

他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：“你除非四脚朝上地把我捆了去。”

我也大笑起来：“就是四脚朝上把你真捆了去，你也是人去，心未去呵！”

我们彼此会心地又笑起来，他知道我的话中有话呵！

算是十七年前了，也是八月天，我们哥们正给大把头田大下巴走排。圈子里的“排”串得八成了，不料有几根木头顺了流。站在岸上的田大下巴急得嗷嗷叫，生怕误了他到手的钱财。领头的老姜哥一见势头不对，既包了工，却跑了材，怕的是哥儿几个一年要白忙合。

恰好，一棵原木从韩老二的脚下流过，老二一愣，刚刚抬起刨勾，欲向木身刨去，不想着了火的田大下巴插身跳了过来，朝着老二的后腰就是一脚，老二一时不备，手中的刨勾飞出去了，人也随着跌进了河心……

老姜哥一见，两眼就象两颗红火烧起来了，他信手举起大压脚子，直朝着田大下巴冲去。田大下巴见势不妙，一个急步窜上了河岸。老姜哥正待去追，不知哪个哥儿们在身后喊了一句：“救人要紧呵！”老姜哥这才猛醒过来，翻身调动人马救人。韩二哥被捞上来，已是气息奄奄了。人是救活了，

可病情挺重。

老姜哥天不亮就到大镇去抓药，七八十里路，日头没落山就赶了回来，两脚打起一串血泡。

七天头上，老二能坐起来了。

我们总觉得老姜哥的眼神不对，见他裤带上常常插着把杀猪刀子，可能是大镇上捎回来的。事情偏巧出在这一天，早晨，大伙刚刚出工，田大下巴扬着那牛角刀似的下颏进了地窖子。他用手中的木棒，将老二身上压着的破烂被套一挑，随即捂上了他那酱红色的酸枣鼻子，说：“泡的哪份儿磨菇？”一把将老二软弱的身子扯到地上，狠狠地暴打起来。老二嘴角上立刻滴出了鲜血，身子骨泥一般瘫在地上。恰在这时，老姜哥突然出现在地窖子口上，一手提着压脚子，一手又在腰间，一步步地逼近了田大下巴。

田大下巴一见可就吓尿了裤子，后退着，后退着，突然抽出了腰间的匣子枪，冲天就是两响。老姜哥真是被逼急了，不顾一切地抡起了压脚子，抢上了一步，不料半昏迷的老二一把抱住了老姜哥的腿，气喘嘘嘘地说：“哥，人家有枪哩！”

鬼头田大下巴趁势溜走了。

第二天，哥儿们到处未找见老二，直到上了场子，才看见韩二哥被四脚朝上反吊在一棵榆树上，赤裸裸的身体布满了带血的鞭痕，小咬、瞎虻贪婪地吸着血……哥儿们难过呵！谁不明白，这是把头的鬼把戏，这是杀一儆百哩！

韩二哥惨死了。

不久，一个晚上，月黑头。老姜哥拢络了一把子弟兄，都聚到了我的铺头上，鸦默雀静，只有老姜哥那锅子烟，一

次又一次地闪着小小的火亮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哥儿们就随老姜哥奔了田大下巴的棚子。哥儿们把棚子围了个风雨不透，我跟老姜哥一前一后走进田大下巴睡觉的里间，牢牢地把他堵在被窝里。老姜哥冷冷地说：“给我们算帐罢！哥儿们全不干了。”

田大下巴哆哆嗦嗦，不是人味地说：“谁算谁的帐？我跑了木头还没处去算帐呢！”

老姜哥狠狠地将压脚子向地下一顿，田大下巴这才一失常态地坐起身来。外间里，弟兄们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老姜哥趁势上前，一把揪住田大下巴的脖领子，只一猛劲，就将他抡出了门外，守在门外的哥儿们一拥而上……

日子该多快，瞬间又是两年了。

现在，出河场里既找不到他，我只好再到老工棚，不是土豆窖，去寻他了。

临近老土豆窖的大道，记得原来左右是片大甸子，现在大道变成了羊肠小道，大甸上满开起白白的土豆花。那高架起来的黄瓜、豆角，那肥大的烟叶，笔挺的篦麻，那无际的角瓜、窝瓜……直沿着北山根，铺上山脚。

望着这片宽阔而且丰收的园田，我不禁暗想：谁是这里的主人？最低也是个有经验的菜农呵！

越是走近土豆窖，眼前的世界就感到温暖，象是走进了一个温暖的家园。又长又低的老土豆窖，增加了一片新的泥瓦，白白的墙围，蓝框框的天窗；东墙角下是六架蜂箱，西墙角下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猪圈……

不知怎的，一个想法突然钻进了我的脑子，想必是老姜

哥成了家了，正过着晚年的田园之乐。想着想着，韩二嫂子那光溜溜的黑发，那蓝市布的半截裤褂，还有那脚上的雪白的袜子……此刻，她在屋子里做些啥？是给老姜在缝补，还是在给老姜做晚饭？我真想立即走进门去。

白菜地里站起来六七个人，从背着的身影看，除了一群带着红领巾的读书娃娃外，还有一个宽肩阔胸，灰白了头发的老头子。只见他们在菜地里时隐时现，不时地喊着：“抓住了，抓住了。”我明白他们是在抓吃菜的花鼠子。

我信步走进了白菜地。

那老人听到了我的脚步声，警觉地回过头来，眯细了藏在白睫毛下的双眼。我一见，立时扑了过去：“是你，老哥！”

“是你，老疙瘩！”

我们几乎是同时地相互地喊叫着，紧紧地抓住彼此的手，他盯住我说：“你还不见老呵！”

他忙着打发娃娃们，又让他们各自摘了满满几口袋“姑娘”、西红柿带上。

我们走进了土豆窖。

望着静悄悄的空间，光秃秃的四周，平地上东西拉长了的大炕，以及那被挤到墙角去的三角板搭成的板铺，板铺上光秃秃的狍皮，薄薄的行李卷，墙上带皮领的对襟皮袄，我给这一切惊住了。哦，这里变成暖窖了？

晚上，我们在高吊着的玻璃罩子灯下，唠呵，唠呵，唠个没完，他告诉我：他跟场里新由拖拉机手提拔起来的小主任，狠干了一仗，小主任又逼着老头子退休，老头子不肯，老的向小的要活干，小的又不肯，一个把退休金扔进老土豆

窖，一个又把它送回办公室，真是老翟碰上了小翟。后来小主任不得已，把钱给了储蓄代办所。老姜哥也觉得啥事不能走死胡同，活人不能叫尿憋死。一天，他突然去找小主任，承认了“退休”，又领了退休金。临走，小主任又以主任的身份说：“别又把钱拿去胡乱分了！”

老姜哥笑笑说：“放心，主任！”

也就是小半个月的工夫，老姜哥为食堂经营的暖窖就问世了。

这一秋一冬带一春，场子里的人，特别是食堂，那百十号人（连小主任在内）哪一个没在大雪满天的时候，啃过他的黄瓜，哪一个没在初一、十五大休时，吃过他那头刀、二刀的非菜馅饺子，提起这些来，老姜哥是越唠越有劲。

开了春，土一松，农场里尚未动犁，老姜哥就刨树桩子，刨草皮子。头一天，打从这里路过的拖拉机手们见了，调皮地说：“姜大爷，你是心有余力不足了罢！”

老姜哥明知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，也就无心理睬他们。到了晚上，老姜哥正在吃晚饭，就听见从林班号里下来的“东方红”，总是在他的房前房后轰轰隆隆直叫，老姜哥心想：别是要趴窝罢！要趴趴到别处去，别占了我的园子。想着，扔下碗筷就向外跑。

呵！方圆三亩来地的园子，全给机械化了！你说这帮小伙子喜欢不喜欢死人！

后半宿，若不是我坚持着要睡，他是非唠到大天亮不可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早早地起床，锅里煮上了饭，我们便各挑了担辣椒、柿子给食堂送去。

回来时，走在路上，我得空子问他：“老哥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人哪？”

“问谁？”

“二嫂子。”

“二嫂子！”他眯细了眼睛，茫然地重复着我的话语，“早就跟她儿子一起回老家的农业社去啦。”

原来老姜哥失去了他不该失去的人。

我抱怨地说：“你……老哥！”

他靠近我轻轻地说：“我亲自送走了她，我不该留下她呀！”

……

顶着八月的火辣辣的阳光，老姜哥送我到三股流的上河口。我要回去了。

一路上，老姜哥指给我北山上大片的椴树，满坡坡的西红谷，他说：“明年我还有扩大的计划哩！……”

我紧握着老姜哥的双手，心里说：“干罢，我不再来接你了！”

迎着满头上金灿灿的阳光，老姜哥的眼睛越眯越细，头上的皱纹，灰白的须发越发显得深沉，娴静。他微笑的面孔展露了他的胸怀，似乎他在说：我的生活，不过刚刚踢开了头一脚！

一九六二年十一月

巧木匠的心

有一位老工人，要在“五一”节给毛主席送礼，可是到了“五三”，他才拿着礼品来到工会办公室。

人和礼品来的突然，没有事先通知，也没有听过传说，大家不免好奇地瞧着这位老工人和他带来的礼品。

这是一对中国民间旧式的小炕桌，长不过二尺，宽只有一尺五六，小小的桌面是用三百六十多个核桃的横断面连结起来的。远看，像用油漆的一幅八挂图，图里面排列着无数大大小小的铜钱；近看又象用一片片的散碎银子堆砌起来的白而发光的小花朵。桌边是用贵重稀有的五色木料镶成的，特别是那用百多块的“色挂包”循着木料的自然花纹胶起来的桌围，仿佛是盛开着一团团含苞待放的牡丹。看过这一对小炕桌的人，不仅欣赏它的美丽、精巧和匠人的用心之细，同时也为这件朴素而多彩，秀丽而雅致的民间风格的工艺品，响起不住的啧啧声。

看样子，这位老工人敦厚、利落，心地善良。工会听说这位老工人要把礼物留下，急着回沟里干活去，就决定由一位女同志来接待他，顺便登记一下。偏巧这位女同志很年轻，不善于接待，句句话都砍在老人的心窝窝里，引得这位素来

不爱讲话的老人说了足有一车话。

姑娘！你不要一个劲地埋怨我来迟了，你知道我比你着急！我的心都急得要蹦出来了。

是在“五一”的头一个月，我的礼品就赶做出来，因为工地上活忙，没有抽出身送来。到了“五一”的前夕，十年九不遇的事情又都来了。当我带着礼品要登车北上到这里来时，接到了电报，说是屋里的病重，我只好撂下礼品转道向南。到了家一看，屋里的病是一场时令症，不打紧，不过可误了我的大事，气的我狠狠地骂了她一顿，这才又返回来。到了工地背起大木箱就往这里赶，路虽不远，可是五十多岁的人不担沉重，歇了几气儿才到了车站。可是，到了车站，火车已经开走了。唉，就这样才误期了。

一想工人佳节已过，不便来打扰，可是我这一颗心啊，它怎么也不平静，非叫我送来不可。

你要给我登记，好，你就记罢！问起我的名字提不提它都行，活了一辈子，远的叫我一声韩木匠，近的称我一句韩师傅。老家山东，不过年轻时就到关外来谋生了。从打二十岁上学手艺，到今天，锯拐子磨坏了两把，没务过别行。

问起我的文化程度，我是低头认得一杆尺，抬头认得一堆料，还算是文盲。

问我的手艺是怎么学来的？是自己琢磨的。你夸奖我巧，有天才，错了，哪一个人会打娘肚里生下来就带来手艺？我，一个上三辈子穷得喝凉水的人家，哪里会有什么天才、神才的。若说天才、巧，依我看不过是劳动得来的，穷日子逼出来的。